

# 疫下香港演藝生態危與機

## ——「疫向未來」論壇與中樂圓桌會議



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 (IATC) (香港分會) 於1月18日至2月3日, 連續三周舉辦了六場網上論壇, 在香港的IATC Facebook專頁 (iatc.hk) 同步直播, 毋須登記, 至執筆時仍可登入收看。

此一網上論壇系列以「疫向未來」為主題, 回顧和梳理香港演藝業界在疫下面對的生態問題, 分享及討論未來發展的危與機。每場分別邀來四位講者, 加上第二場邀來特別嘉賓許樂欣, 合共有二十五位業界人士, 在IATC (HK) 總經理陳國慧主持下, 分別從不同角度作出探討, 可說是對過去一年來香港文化演藝界的一次難得的回顧檢討與交流。

在2月3日最後一場「場地篇」舉行前一小時, 於香港中樂團上環圍址5G音樂廳則舉行了一場網上直播圓桌會議「疫情下的中國音樂活動」, 就過去一年香港於疫情下的中樂活動生態進行了回顧交流, 正好補足了「疫向未來」音樂主題的空白。

文：周凡夫

### 水深火熱 苦水不少

IATC這六個網上論壇, 分成幾個主題, 討論最近一年疫情不斷反覆下業界所遇到的問題, 參與者主要是「落手落腳」、無比「貼地」的前線工作者。意料中是各人都有不少苦水, 提出各種訴求。確實, 香港演藝界經歷過2019年「社會運動」帶來的不穩定性影響, 繼而又是疫毒的恐慌, 以「水深火熱」來形容絕無半點誇張。不過, 一年的疫情持續肆虐, 為文化藝術界帶來了「危」與「機」, 這已不僅是香港一地之現狀, 而是全球性、世界性的事。很顯然地, 在這個過程中, 即使是業界, 特別是主管文化、管理場地的官員, 都會出現滯後的反應。兩場「求存篇」便有不少對政府政策的怨言, 「網演篇」則對網絡製作有頗為深入細緻的討論。論壇中亦帶出了好些對日後文化演藝發展的思考, 特別是在「藝術節篇」, 未來國際性的藝術交流新形態, 在過去一年間已有不少嘗試, 但不確定性仍然很多, 如以行將舉辦的2021年香港藝術節的節目設計模式來看, 線上線下並存並響應是其中一種結合模式, 至於

鄧樹榮提出的「寂寞藝術節」的概念和思考, 則是目下很值得探討的大問題。

壓軸一場「場地篇」中, 談到以香港情況來說, 即使是「獨立自主」的場地仍受制於政府條例, 於疫情下, 業界終再度關注到香港場地「單一性」的嚴重問題。其實, 早於上世紀八九十年代, 有關演藝場地的問題曾一度引發討論, 唯其後業界的專注點轉移, 更一直處於「安舒區」中忽略了所存在的先天性大問題, 這次疫情場館三番四次地反覆關停, 大家才驚覺香港場館「單一性」所帶來的嚴重後果。

### 新形態下的樂藝傳承

圓桌會議「疫情下的中國音樂活動」則集中交流討論了疫下不同團體組織的中國音樂活動情況。會議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音樂研究中心與香港中樂團合辦, 中樂執行總監陳子晉主持, 邀來八位香港中樂界活躍組織的代表出席, 「面對面」地交流分享的同時通過網絡直播放



●「疫向未來」網上論壇 網絡截圖

送。兩小時的會議「節目」, 談了兩個半小時。其實, IATC的六場論壇亦全超過預計的一個半小時, 第四場「網絡篇」(二)更超過130分鐘, 可見各出席者在疫下都有大量感受和心得想傾吐分享。

圓桌會議的各出席代表分享了在疫情下的處境, 面對的問題及採用的應對手法, 及其對未來中樂發展新形態的看法。陳子晉在開場白中指出疫情對中樂活動的影響, 只餘下殯儀館工作的樂師仍有工開。這並非黑色冷笑話, 而是無奈悲涼的現實。

作為會議主辦者之一的香港中樂團行政總監羅敏華首位發言, 分享了樂團在歐洲巡演時得悉疫情爆發、場館關停時, 除為團員搜購口罩, 更已作出線上活動的策劃, 後來還有網絡節目拿到獎。同時, 樂團上下齊心, 在網絡上衍生出多項系列性節目, 為此, 雖然實體演出時間時停, 大家其實更為忙碌。接着, 竹韻小集的行政總監陳照廷報告了過去一年在疫情下, 儘管實體演出大受影響, 個別節目甚至四度延期仍未能舉行。節目改成網絡進行, 門票收入沒有

了, 幸好竹韻小集的演出大多是小型場地, 門票收入亦非主要來源, 網上演出的人數超過四千人, 影響力反而大增。

當然, 作為香港中樂界「龍頭」的香港中樂團, 過去一年能在網絡上大大拓展新的空間, 據錢敏華所言, 有其「偶然」性。樂團藝術總監羅惠昌是「科技迷」, 打造5G網絡的「和記電訊」行政總裁古星輝則是跟隨湯良德學習胡琴的高足, 兩人「一拍即合」, 由此更將中樂團的演奏廳「變身」為「5G音樂廳」, 這亦可說是疫下中樂發展的一個新里程了。

會議中亦帶出學校和業餘中樂團面對的不同境況。不過, 圓桌會議各出席者都直接或間接地和中樂(主要是中國樂器演奏)的教學傳承活動有關, 為此, 採用網上教學面對的問題亦成為交流討論的重點。吳朝勝(香港青少年國樂團總監、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音樂委員會委員)、胡柏端(香港中樂團助理指揮——教育推廣)、徐英輝(音樂事務處高級音樂主任——中樂)、劉長江(香港中大音樂系系主任)、和黎家棟(香港演藝學院中阮主修導師、多間中小學中樂團指揮), 就中樂教學傳承面對的新形態分享了各自的經驗, 最後白得雲(香港演藝學院音樂學科系主任)總結時指出, 採用Zoom來進行網上教學, 有正面影響亦有負面作用, 日後兩者並存進行應會是新常态。

### 「存活」前景嚴峻

無疑地, 業界目下更大的問題是文化藝術工作者的「存活」問題。

就大中華地區而言, 澳門、台灣和中國內地的文化演藝發展, 儘管亦備受疫情影響, 但相對都不及香港嚴峻, 加上各地的社會體制不同, 藝團資助體制亦有不同, 藝團面對的壓力, 特別是財政上(生存)和藝術上的困難亦有異。綜觀而言, 中國內地市場最大, 一如經濟發展, 亦可以「內循環」方式維持帶有動力感的運作, 但文化所強調的交流與互動撞擊, 短期內亦難恢復; 這種情況, 放在市場最細小的澳門來看, 在疫情受控下, 能依附內地的「內循環」大系統來發展應是幸事, 但短期內仍難以回到從前。

台灣市場較香港大, 疫情亦受控中, 但「內循環」的作用並不足夠, 新加坡的情況看來較香港稍好, 但同樣面對前景不明確、如何存活的問題。但無論如何, 這七場論壇和圓桌會議, 可視為一年疫情下的自省檢討和反思, 未來面對半年的前景, 恐怕「做牛做馬」的機會亦要爭取。

其實, 歐美過去一年文藝界的情況更是不堪, 更早已面對「存活」的大問題。歐洲音樂界早已陸續出現樂手因對前景絕望而自殺的現象。土耳其便有多名樂師自尋短見身亡的消息傳出。美國同樣在經歷悲慘的寒冬, 大型樂團、歌劇院、百老匯的音樂劇製作, 早已公布在今年6月前不會重開演出, 有不少藝團更結束解散。以美國加州為基地的全球性音樂行業刊物《Pollstar》最近更指出, 在全球新冠疫情影響下, 2020年現場演出行業的總收入損失將超過300億美元。此外, 審計公司普華永道(PwC)的數據亦顯示, 2020年現場音樂票務銷售和贊助所帶來的資金下降了64%, 僅是國際音樂產業的價值就被蒸發了近180億美元。

### 保存文化實力的關鍵

香港這七個論壇和會議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可以繼續探討的仍不少。面對疫情, 注射疫苗真的能將問題解決嗎?

如果病毒三兩年間都難以消除, 會與人類社會共存, 社交距離的隔離生活形態成為常態, 那麼, 在人類社會經濟活動難以回復舊觀的情況下, 文化演藝產業的市場還能存在多少呢? 如果文化產業從業員要爭取存活, 又不願意轉業, 那麼, 何去何從亦正是要思考的問題。要保持文化藝術長期積聚下來的實力, 便不能讓人才流失。

現存文化藝術的形態難以存續時, 是否有其他可成為產業的形態呢? 過去近一年來的網絡形態可能會是其中一個出路, 但觀乎現時的方式、現時的文化消費者心態, 網絡形態產業化的路仍很長。怎樣才能拉近距離? 怎樣才能成功將網絡形態產業化? 這種種都是箇中問題的關鍵。但現實顯然存在大量不確定性與有待探索的空白空間。

確實, 這些問題不易即時便有確切答案, 只能提出問題而無法作出解答, 這亦正是當下大家無力感越來越重的原因。但與其只是在等候無力感的解藥, 何不齊集思廣益去找尋答案呢? 為此期待此類論壇能持續定期地辦下去。



●香港中樂團「心樂集」5G網上直播音樂會 香港中樂團提供

### 宅藝術

文：路德維

## 聆聽八十年代之一

對你來說, 上世紀八十年代是怎樣的一個年代?

跟許久不見的出版界老朋友在其故鄉吃飯, 她帶我到她長大的地方去參觀。恰巧我倆都長於八十年代, 所以自然而然便聊起「那些年」。不料她竟拋出這樣一句: 「對現在的人, 尤其是年輕人來說, 八十年代已經太遙遠了, 根本沒興趣去了解。」我立刻愕然, 除了突然醒覺自己已不再年輕之外, 也驚訝八十年代被人遺忘。它好歹也是個非常特別的大時代: 不論是中國內地改革開放之初、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西方「冷戰」之尾聲, 還是「亞洲四小龍」經濟之飛快增長, 八十年代的風起雲湧, 是九十年代所不能比擬的。

於西洋古典音樂, 八十年代也是個容易被遺忘的年代。現在聽「歷史錄音」的樂迷, 聽的大概都是四五十年代的經典錄音, 演奏的是跟後浪漫主義作曲家仍有聯繫的音樂家, 例如馬勒、理查·史特勞斯、亨特米特等作曲家稔熟的華爾特、福特溫格勒、孟德爾遜和克倫佩勒等。當然還有不少因戰亂自歐洲移民至美國或其他地方的猶太裔音樂家: 他們背負着豐厚卻快要斷掉的音樂傳統。上述音樂家當中, 有些到了五十年代中雙聲道(年輕人會問這是什麼!) 錄音技術推出之後還活着; 他們的錄音亦繼續有人

聽。六七十年代也許也是錄音史的黃金年代: 黑膠唱片普及化, 市場大大地擴張, 音樂家都忙於灌錄唱片賺外快。

到了八十年代, 由大唱片公司支持的卡拉揚、伯恩斯坦、蘇提等指揮霸佔了歌劇和管弦樂錄音市場的一大部分。新的錄音雖有佳作, 但不少卻被之前的錄音比下去了(如卡拉揚的貝多芬和布拉姆斯、伯恩斯坦的馬勒)。

戰時或戰後不久出生的「黃金年代」音樂家, 如鋼琴家阿殊堅納西、巴倫邦、雅格利殊和普連尼、小提琴家帕爾曼等, 又沒有初出道時給人的新鮮感。可是有誰敢說八十年代沒有極具代表性的錄音? 用心去找的話, 不論音樂上還是歷史上有意思的錄音仍多的是: 「沒有代表性錄音」這句話, 也許只適用於蘋果電腦產品流行後的近現代。

八十年代也同時見證了鐳射唱片這種「不會壞」的數碼技術的出現; 它雖然並沒有在這個年代取代會損壞的卡式錄音帶(「卡式」當然不代表任何卡氏發明人; 它是「盒裝」的音譯), 但它可說是陪伴了我這一代樂迷的聽樂人生, 直至現在。是以我挑選了特別有意義的八套鐳射唱片,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心目中的八十年代; 今期談三套, 下期談五套。



### 布拉姆斯《第四交響曲》

卡洛斯·克萊伯指揮維也納愛樂樂團 1980年德國唱片公司錄音

八十年代是世界尚容得下怪傑的年代。不少職業音樂家和樂迷認為, 卡洛斯·克萊伯是史上最偉大的指揮家; 這位不論對自己、對樂師和對唱片公司要求都異常嚴厲的怪傑, 以演出曲目範圍狹窄見稱, 其每一場演出, 每一個錄音都令人難忘至極。這張布拉姆斯第四交響曲, 是他屈指可數的交響樂作品錄音室錄音中的最後一個, 亦是唯一的數碼錄音。

### 巴赫《郭德堡變奏曲》

格連·顧爾德演奏 1981年CBS唱片公司錄音

加拿大鋼琴家顧爾德也是位怪傑, 是位寧願躲在錄音室的怪傑。他於一九五五年灌錄的巴赫《郭德堡變奏曲》錄音, 是史上最經典的錄音之一, 喚醒了世人對這首作品的興趣。他辭世前一年重錄作品, 顯示的卻是另一種精神面貌: 遲暮內斂。找曾經留下著名演繹的音樂家作同曲的數碼化錄音, 希望「再賺一筆」, 是非常八十年代的事兒。

### 韋伯《魔彈射手》

禾夫·迪特·侯斯柴爾德指揮德勒斯頓森帕歌劇團 1985年Denon唱片公司現場錄音

「冷戰」期間, 東西德文化爭雄不斷。西德在東西柏林邊界不遠處, 興建金碧輝煌的新柏林愛樂廳予卡拉揚和其世界著名的柏林愛樂樂團, 東德政府則從列寧格勒找來德國指揮瑞特齡在「對岸」組織起柏林交響樂團, 嘗試「分庭抗禮」。東德也許「輸」了此役, 但其境內的耀眼寶藏卻多的是: 柏林國立歌劇團、萊比錫布業大廳樂團, 以及德勒斯頓森帕歌劇團。只是這些寶藏藝團的表演場所, 通通都於「二戰」時炸毀。所以重建標誌性表演場所, 便是一個炫耀點。舊萊比錫布業大廳沒有重建, 因為跟柏林愛樂廳一樣, 它被完全炸毀; 重新設計的布業廳, 於八一年落成。柏林歌劇院於五十年代中修復完成, 但最漂亮的德勒斯頓森帕歌劇院, 要待至八五年才修好。重建開幕首演作品可圈可點, 因為韋伯的《魔彈射手》是舊歌劇院炸毀前上演的最後一首作品。這個首演演繹, 音樂上並不怎樣出色, 但極具時代代表意義。大家也可以在網上找到其完整錄影視頻。

### 周末好去處

## 《抗疫舞到·百年歷史大宅V54》

城市當代舞蹈團(CCDC)因應疫情反覆, 推出現場感十足的實時互動當代舞演出《抗疫舞到: 百年歷史大宅V54》。CCDC多位教育藝術家將於三級歷史建築V54演出, Zoom的分組討論功能讓觀眾在三個同時進行的片段中選擇其中一個觀看。看舞蹈外, 更可和舞者們共同探索此歷史建築, 為你帶來獨一無二的在線舞蹈體驗。保持安全社交距離的同時, 觀眾也能即時與演出者互動及分享。

V54駐留大宅位於跑馬地, 是一幢近百年歷史的三層法式住宅, 現由保良局轄下的「社區青年藝術計劃」營運及推行藝術家駐留服務。CCDC教育藝術家藉由網絡鏡頭視角與法式古宅「舞」出新火花, 讓大家安坐家中都可以同時欣賞舞蹈藝術及百年法式洋樓, 以安全且有趣的方式, 從繁華鬧市中走進當代舞的世界, 經歷一場超越舞蹈演出的時空之旅!

線上直播 日期: 2月20日 晚上8時 節目詳情: <http://www.ccdc.com.hk/productions/historicbuildingv54/>

